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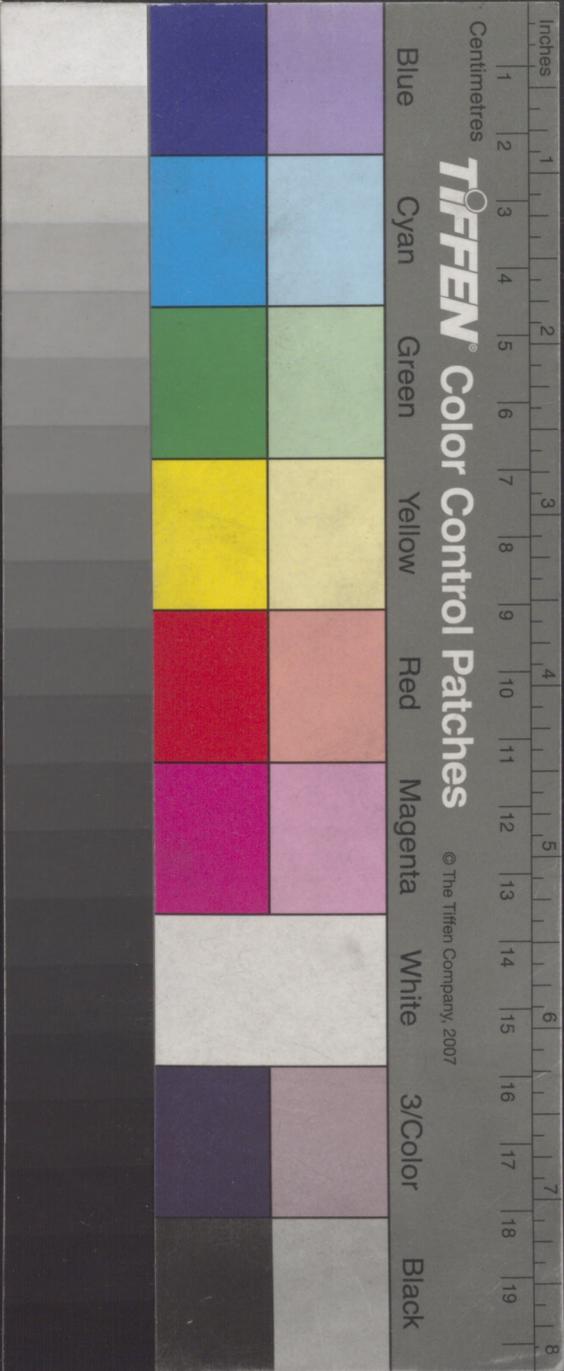
八九

史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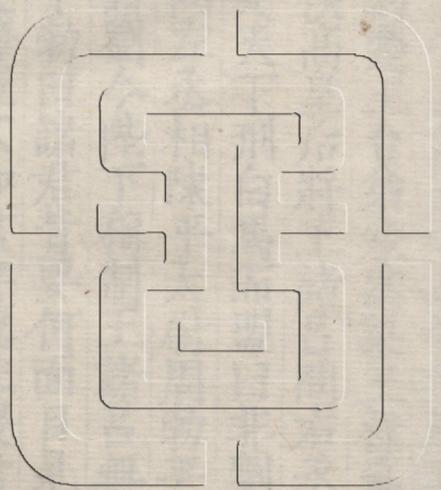
前漢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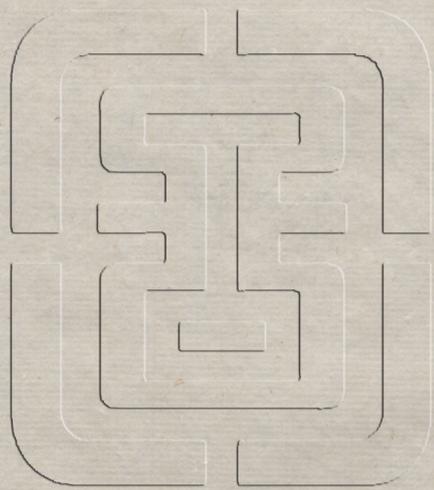
二



Centimetres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前漢高后紀卷第六

荀悅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
母以爲太子立爲皇帝皇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
兄子台爲楚王台弟產爲梁王祿爲趙王封諸呂六
人爲列侯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
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
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
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
朝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
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
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

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呂后獲於楚食其常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相監宮中事加郎中令群臣皆因決事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惠帝欲誅之平原君朱建爲說惠帝幸臣閔籍孺曰君幸於帝天下莫不聞者今辟陽侯幸于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之今日辟陽誅明日太后含怒亦誅君耳於是籍孺懼入言於帝而出之朱建者故黥布相也布之反建諫止之高帝賜建號平原君建爲人口辦初名廉直行不苟合辟陽侯欲交建建不肯及建母死家貧無以收葬陸賈乃見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

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平原君必不知君者爲其母今其母死家貧無以葬之君誠能厚送葬之則彼爲君死矣食其乃奉百金列侯貴人以食其故性贈送之凡百金而建受之及呂氏之誅其卒見全者皆建之力也後淮南厲王長誅食其建以食其客故事及之建自殺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帝欲除三族臯及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賜民爵戶一級夏五月丙申趙主宮中叢臺災立孝惠美人子五人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秋七月桃李花高后怒御史大夫趙堯之爲趙王謀也免

堯之抵罪上黨太守任敖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正月詔班序列侯功臣位次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二月乙卯晦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日蝕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立襄城侯弘爲恒山王行五銖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焉周制則有文凡錢外圓內方輕重以銖周景王以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外有周郭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復輕之齊悼惠王子章入宿衛封朱虛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其在洪範爲水不潤下

四年夏四月少帝出怨言知高后殺其母后乃幽之于永巷詔曰皇帝久病昏亂不能奉宗廟廢之五月立恒山王弘爲皇帝

五年春三月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是時禁南越關中市鐵器尉佗曰先帝與我通使勿絕今高后聽護臣之言別異蠻夷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自以爲功今自稱越帝欲攻長沙秋八月淮陽王強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陽行五分錢朱虛侯弟興居封東牟侯皆入宿衛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趙王友死于邸
呂氏女爲趙王后王后妬讒王於高后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年後吾必擊之高后怒之至邸令衛士圍
之不得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謚爲幽王後徙
梁王恢爲趙王巳丑晦日有食之旣在營室九度爲
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
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
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
則日月失行中道南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東
至角西至婁夏至日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
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日至於牽牛去極

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
春分西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
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
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
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
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
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暑恒燠若一曰晷長爲潦
若晷短爲旱若奢爲扶扶者邪臣進正直疏君子不
足茲人有餘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
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
冬至從黑道然一決之於房從中道若月失道而妄
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畢
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
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云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凡災異所起或分野
之國角亢互韓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
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管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
胃昂畢趙也觜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
軫楚也

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

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
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已省其咎
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
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
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德稱易積善有慶則有
顏冉天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
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
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
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咎
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

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
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
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
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號太子死扁
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爲生也能使可生者
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
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
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
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
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
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

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
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
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
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
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
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
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
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
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
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
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

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呂產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

立營陵侯劉澤爲瑯邪王澤高帝族昆弟本以將軍擊陳豨有功故封齊齊人田生嘗遊乏資以干澤澤以三百金爲田生壽乃謂太后所幸中謁者張釋卿曰太后欲王諸呂及重自祭之恐大臣不聽今釋卿最幸于太后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呂氏旣王萬戶侯亦釋卿有釋卿從之諸呂已爲王高后賜釋卿金千斤釋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又說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今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缺望也今令太后裂地十餘縣以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遂封澤爲瑯邪王夏五月尊昭靈夫人爲昭靈后武哀侯爲武哀王高帝

姊宣成夫人爲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呂產女爲
趙王后後宮皆諸呂女也擅權王不得自恣王有愛
姬王后鳩而殺之王怒悲憂自殺呂后以爲用婦人
言故自殺無思奉宗廟之禮廢其嗣朱虛侯章怒呂
氏專權侍宴高后令章爲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以軍法行酒令后可之酒酣章進起舞曰請爲大
后作歸田之歌皇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曰
深耕穡植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而去之高后嘿然
有頃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太后及諸左右大
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章大
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爲強是時大臣憂諸呂之亂

陸賈說陳平周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權不分今爲社稷計在二君掌握耳何不
能交太尉勃乎以千金爲太尉結歡勃亦如之遂戮
力同心平乃賜賈金五百斤僮百人八月燕王建薨
南越侵長沙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之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宦者令丞皆
賜爵關內侯食邑高后夢見物如蒼狗據后腋忽然
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夏江水漢水
溢流萬餘家河內水溢流萬家秋九月辛巳高后崩
于未央宮諸呂恐爲大臣所誅謀作亂欲廢少帝而
立呂產朱虛侯婦呂祿女密聞其謀告章章乃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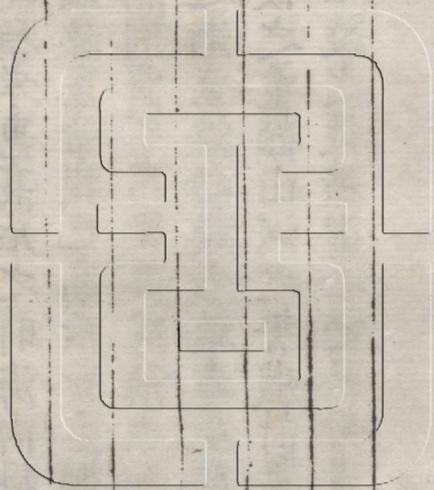
陰告其兄齊王嬰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誅諸呂立齊王齊王令人誘瑯邪王欲令興二國兵瑯邪王旣至因留之悉發瑯邪兵以中尉魏勃爲將軍并將之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擊齊王嬰乃陰與齊王約留兵屯滎陽曲周侯酈商其子寄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執劫商而令寄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義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少帝幼足下不急之國守蕃乃爲上將將兵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綬因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祿然其計報產及諸呂多以爲不便計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軍而棄軍呂氏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之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統北軍兵而朱虛侯將率千人入未央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謀以爲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毋家薄氏君子也且代

王親高帝子於今爲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
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
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呂之始
王也呂后畏大臣及有口辨者陸賈爲太中大夫自
度不能爭之乃謝病免於是所以所使越時囊中裝千
金以與五子各二百斤令爲產業賈常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與其子約曰過汝家給人馬酒食
極歡十日有寶劍直百金所取家得寶劍一歲中往
來及過他家卒不過再三遊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
甚顯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
時天下以鄙寄爲賣友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若寄

父爲功臣而又被執劫雖權賣呂祿以安社稷義存
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讚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
臣俱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生制政不出房闥而
天下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笑及福祚
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鳩毒生於豪強賴朱虛周
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篡逆匡救漢祚豈
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前漢高后紀卷第六



前漢孝文皇帝紀上卷第七

荀悅

初大臣迎王於代郎中令張武議曰大臣未可信王宜稱疾無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其望一也高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也漢興除秦苛政人人自安難搖動三也今天臣雖欲爲變百姓不爲使其黨豈能專一邪且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之強必無異心矣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聞於天下故大臣迎大王大王勿疑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王乃令舅薄昭

見太尉周勃還王乃行羣臣迎于渭橋太尉周勃進
曰請避左右以聞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王謝曰至邸議之閏月朔
之代邸王西向讓帝位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皇帝
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皇帝見于高廟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
后于代封太尉周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
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三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
二千戶金千斤十有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
瑯琊王澤爲燕王除收孛相坐法律春正月有司請

早建太子上謙讓不聽有司固請上曰諸侯王功臣
多有賢者而不必子人其以朕忘賢與有德者而專
于其子非所以憂天下有司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
久矣今適宜立而更求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子啓
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許焉而立之封將
軍薄昭爲軹侯三月立皇太子母竇氏爲皇后初孝
惠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賂主
者吏願至趙吏誤置代伍中竇姬泣啼而行旣至代
幸於主生景帝而代皇后及其四子皆先亡故竇姬
爲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家於長安絳侯等曰
吾屬命乃懸於此兩人爲選賢人今與居止由此皆

爲退讓君子詔曰今方春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咸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朕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於是出布帛米肉之賜其肉刑卹罪已上不用此今楚元王交薨丞相平病讓位於太尉周勃爲左丞相位第一平爲右丞相位第二大將軍灌嬰爲太尉上問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謝不知甚愧之上以問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驚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在上佐天子調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

職上曰善勃出謂平曰君素不教我對平曰處其位獨不知任或謂勃曰君誅諸呂立代王威鎮天下受厚賞處尊位久即禍及身矣勃謝病歸相印平轉爲右丞相太中大夫陸賈使越上賜尉佗書曰朕頃以南越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豈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路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由也王之昆弟在真定已使人存問修治王先人塚墓願與王分棄前患從今已來與王通使如故故使賈喻意南越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曰高后聽信讒臣別異蠻夷故改號聊以自娛自帝其國未敢有害於天下老夫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凡以不得事漢

故也陛下幸哀憐臣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朽不敢
爲帝謹北面因使者奉獻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二
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潰水出本志曰爲水滲土六月
令郡國無來獻封衛將軍宋昌爲壯武侯又令列侯
從高帝入蜀漢者皆增邑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者
皆食邑齊王襄薨

二年冬十月丞相平薨謚獻侯十有一月乙亥周勃
復爲左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者是時上勤於政事躬行節約思安百姓身衣
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嘗欲爲露臺
計直百金曰此中民十家之產遂不爲也太中大夫

賈誼說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
者未嘗聞也古人有言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
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物力必匱且
歲有飢餓天之常行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
何以相卹卒然邊境有急數百萬之衆國家何以饋
之方今之務務在絕末伎遊食之巧驅民而歸之於
農太子家令晁錯復說上曰今土地人民不減於古
無堯湯水旱之災而畜積不及古者何也以地有餘
利民有遺力生穀之土未盡墾耕山澤之利物未盡
出遊食之士未盡歸農夫飢寒切于肌膚慈母不能
以保赤子君安能以有民夫金玉寶貨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
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流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
臣下輕倍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逃亡
者得輕資矣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市非可
一日而成一日不得則飢寒並至是故明王貴五穀
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
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春耕夏種
秋收冬藏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給縣官供徭役憂
病艱難其中勤苦如此然復時被水旱蝗虫之災急
政暴賦朝令暮得有者貴賣無者倍舉是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衆也而商賈大者積儲倍息小者坐

列販賣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重綵食必重
肉無農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
過吏勢以利相傾乘良策肥千里遊遨此商人所以
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漢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主之所貴俗之所
賤法之所卑吏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相忤而欲國
富法立不可得矣當今之務在於本農使民勸業而
已欲人務農在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
罰今募天下入粟塞下即得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
人有爵農人有粟粟有所行而國用足矣不過三年
塞下之粟必多矣上從之

荀悅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春正月詔開籍田漢初國家簡易制度未備衣食費糧無限富者衍溢貧者或不足若蜀郡卓氏家僮千有餘人程鄭七八百人皆擅山川銅鐵之利運籌筭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若宛孔氏之屬連車騎以交通王侯貿易貨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皆犯王禁陷於不軌

荀悅曰先王立政以制爲本三正五行服色曆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辯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

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爲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魯弋不施於蹊隧旣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孽田

不伐天豚魚鼈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
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
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
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墮壞諸侯刻桷丹
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
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
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
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
設反道之行以進時好而取世資僞民倍實而要名
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爲王公劫奪成家者
爲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

者水土被文繡犬馬餒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蔬飲
水俱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窘雖爲僕虜猶無愠
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
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
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
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太子太傅張
相如免太中大夫石奮爲太子太傅奮趙人也初爲
小吏事高帝恭敬謹慎甚見親信於是以選傳太子
立趙王遂弟辟強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
牟侯興居爲濟北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
揖爲梁王夏五月詔曰古有誹謗之木所以通諫者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心而上無由聞其過今其除之秋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竹使符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乙卯晦又食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勃就國十二月太尉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初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生厲王長趙王不敢內之築外宮而處之及貫高事盡捕王家厲王母亦在繫中其弟趙廉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以生母以恚自

殺趙廉奉厲王詣長安高帝憐之令呂后母之厲王有才力力能扛鼎怨辟陽侯不赦其母乃造辟陽侯即自袖金椎椎殺之馳詣闕肉袒請罪上赦之不治五月匈奴寇北地河內丞相灌嬰擊之衛將軍軍長安上自至高都因幸太原見羣臣故人皆賜之舉功行賞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太原遊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乃發兵反秋大旱七月上自太原還八月將軍柴武擊濟北王興居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謚隱侯正月御史大夫張倉爲丞相素盜爲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韋孟缺

是時上徵河東太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聞其使酒乃不用遣歸郡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六月雨雪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繫詔獄勃在國常恐懼每郡守使丞尉行縣勃常被甲持兵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止勃以公主爲証公主孝文女太子勝尚之及薄昭爲言薄太后一請上曰絳侯奉高帝璽持兵於北軍此時猶不反今居一小縣乃反邪上赦勃復爵邑就國勃出曰吾常將百萬衆於北軍安知獄吏之貴哉作額成廟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賈誼諫曰法使民得顧租鑄錢錢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僞雜巧則不得贏辨利巧之甚微其利甚厚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絕其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農事棄捐採銅日多姦不可絕已賴川人賈山上書諫曰夫錢者無用之器而可用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今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又上書言前世之戒曰昔秦賦歛重數以奉奢侈起咸陽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幃帳不移而具爲阿房之殿高十數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爲宮室之盛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

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又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葬於驪山使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達三泉采合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爲葬埋之奢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塊而託葬焉百姓不勝其役疲弊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天下以壞宗廟將滅絕矣始皇居絕滅之中猶不自知乃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紀功自以爲過於

堯舜以古諡法爲少更以數爲諡欲以一至萬世而死不盈數月天下四面攻之兵破於項羽地奪於劉氏豈不哀哉始皇不自知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是以道諫者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聖於堯舜論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訟言如醉此之謂也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今陛下將興堯舜之道猶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止歲貢省廩馬以賦郡傳去諸苑以賦農

夫出帛十萬匹以賑貧乏禮高年平刑獄天下悅喜
臣聞山東吏有布詔令民雖老病或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所成功業之所就矣今
聞或者陛下從方正賢俊之士與之射獵以傷大業
臣竊悼之願止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基土輒優游而納其言然明堂
太學猶未足興是時吳王即山鑄錢而幸臣鄧通亦
賜銅山得自鑄錢吳王鄧通錢甚盛矣通蜀人也上
嘗夢欲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
穿覺而求之漸臺見郎中鄧通衣後穿如夢中所見
遂寵幸之通亦謹身媚上而已不得預政事有善相

者相通云當貧餓死故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上嘗親
讌飲通家上病癰通嘗吮之上曰誰最憐我者通曰
莫若太子上下太子吮癰而色難得通前吮之太子
慙由是心恚通及即位以通盜去徽鑄錢遂盡按沒
入財物卒窮餓寄死人家徙代王武為懷陽王徙太
原王參為代王

六年冬十月桃李花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發覺徙
蜀郡道死於雍謚曰厲初長居國驕恣不用漢法出
稱警入稱蹕自作法令上令將軍薄昭與長書責之
曰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人為臣妾此高皇帝之
厚德今太王所行危王之道高皇帝之神靈必不廟

食於大王之手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寧周室高宗廢
代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行之
於前漢用之於後今大王欲以親戚之意故望於上
大王終不可得也宜急改行上書謝罪王得書不悅
復令人使閩越匈奴與棘蒲侯太子柴奇謀反群臣
廷尉雜奏表請論如法制詔曰朕不忍致法其赦長
死罪廢王有司請徙長蜀郡邛都於是盡誅所與謀
者載長以輜車令縣次傳送給肉日五斤酒五升令
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之長在道怨不肯食而死
乃以民禮葬于雍置守墓三十家而誅諸縣送傳不
謹者淮南王之徙也中郎將楚人袁盎諫曰淮南王

爲人剛強行道有不遂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
吾將苦之耳令還之及長死上悲號甚恨盎曰陛下
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毀名陛下在代時太后嘗病
三年陛下目不交睫睡不解衣冠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親以王者行之
孝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專制陛下從代來乘
六乘之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
至代邸西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
而名立陛下五讓過於許由四矣陛下遷淮南王欲
使改過有司宿衛不慎故病死上意乃解上從霸陵
欲西馳下峻阪盎進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

聖主不乘危陛下乘六駢馳不測之山比有馬驚車
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苑
皇后愼夫人在禁中嘗同坐及坐郎署盜却愼夫人
席愼夫人怒不肯坐上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上下協和妾主豈可同坐哉陛下所幸愼夫人
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上乃悅以語愼夫人夫
人賜盜金五十斤宦者趙同數毀盜盜患之盜兄子
種謂盜曰宜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後上出趙同參乘
盜伏之車前曰古者天子所共與六尺乘輿者皆天
下豪俊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刑餘之人共載
上笑推下同泣下車

七年夏四月赦天下六月辛酉未央宮闕梁恩災木
志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梁恩在外諸侯之
象也僭大之咎也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

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
賜爲周陽侯良爲東城侯梁王太傅賈誼知上將復
王之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陛下幸赦而遷之疾病
而死天下誰不以王死之爲大當今復尊罪人之子
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雖割之而王四子四子一心
此非有白公子胥興於廣都之中必有專諸荆軻起
於兩楹之間矣誼又上書言前世事曰大臣強者先
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

易制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從制則天下安矣割地定則爲若干國今諸侯王子孫各以次授先祖之分地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頒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示無所私焉今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大國之王幼弱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疾而罷彼自丞尉已下偏置私人則難作矣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尚爲難治假使陛下居齊桓之處將能九合諸

侯而一匡天下乎假使韓信彭越黥布此數公存者當此之時陛下即位能自安乎今爲漢治者無勤勞之苦不乏鐘鼓之樂可使諸侯軌道天下順治也承奉宗廟至孝也以育羣生至仁也垂法立業至明也當時大治使後世誦聖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罔極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在下風致此非難也陛下誰憚之而久不爲此今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夷狄徵令主上之操也天下供貢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甚爲執事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必繫單于頸而制

之死命不獵猛敵而獵田豕臣竊爲陛下不取又今
賣童僕者爲之文繡衣之絲屨富人嘉會以綺縠覆
墻屋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今庶人屋
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天下之不危者殆
未之有也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其故可
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始生而教固以行矣成王在襁
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太保
保其身體太傅傳其德義太師導之教訓又爲置之
三少皆上大夫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逐
去邪人不使見邪行者皆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則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幼成若
天性習慣若自然及太子少長即入於太學承師道
問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
宰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敬也養三老五更所以明孝弟也行以和鸞步中採
薺趨中大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
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
仁也三代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必有此具也及
秦即不然棄禮義辭讓而上告愆刑罰使趙高傳
亥而教之獄所習非斬劓人則夷三族故胡亥今日
即位而明日射殺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視殺人如劓刈草莞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人主之所慎在其所趣舍以禮義治民者積禮義以刑罰治民者積刑罰禮義積而民和親刑罰積而民怨倍教化行而民康樂法令行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古者聖王制爲等列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廉恥節儉以治君子大臣有罪賜死而無戮辱古者大臣有大譴呵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罪於上不執縛係引而行有大罪北面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挫折而刑之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設廉恥以遇其臣臣下則厲節行以報其上上善其言自是大臣

有罪不及刑獄誼又以爲代邊近匈奴而梁淮陽皆小不足以禦捍齊趙淮陽足以捍吳楚則無山東之憂萬世之利昔秦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陛下垂拱以成六國之禍不可以言智也雖身之無事萬年之後傳之弱子不可以言仁愛後止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王四十餘城有長星出于東方
九年夏大旱

前漢孝文皇帝紀上卷第七

前漢孝文皇帝紀下卷第八

荀悅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張釋之爲
郎十年不得調用欲歸袁盎賢之言於上以爲謁者
僕射上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
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爲吏
不當如此邪詔釋之拜嗇夫欲爲上林令釋之進曰
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
兩人稱爲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陵遲至
於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
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上

曰善乃止拜釋之爲公車令時梁王來朝與太子共載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禁止不得入朝劾奏不敬上乃免冠謝太后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及梁王乃得入朝後爲中郎將從上至霸陵上望北山悽然傷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漆其堅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可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上稱善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六月梁王楫薨無子國除楫上之少子也好讀書上愛之故以賈誼爲傳王墮馬薨誼自傷爲傳無狀且

暮哭泣歲餘亦卒誼時年三十初河南太守吳公以誼爲門下吏吳公以治郡第一徵入爲廷尉薦誼爲博士至太中大夫時年二十餘表陳政事建立制度上以誼才任公卿絳侯灌嬰等害之上乃疏之後誼爲長沙王太傅誼過湘水作賦以辭弔屈原爲傳數年上復思誼乃徵之上方坐宣室感鬼神事與誼言至半夜移席就之旣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勝之今見不如也以爲梁王太傅賈誼謂漢土德所著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寇邊狄道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堤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後宮美人令

得嫁三月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民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直吏民之所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其遺謁者勞賜各有差及問民所疾苦是歲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本志以爲吳後舉兵爲逆之象也

十三年夏除祕祝之官詔曰祕祝之官祕過於下朕弗取其除之名山大川其在諸侯封內各有自奉祠天子之官不領齊及濟南國廢令太祝歲時至祠夏五月詔除肉刑時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有女五人無男嘗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

有益小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國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聞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身爲官奴以贖父刑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也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復何其刑之痛而不得理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改定律六月詔除民田租

荀悅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

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
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
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
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
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
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
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
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
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
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
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

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
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
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
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
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
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佇望相接疾病相
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
畝歲更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
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
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車馬兵

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芸收獲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畔鷄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則冬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間首平旦坐於右壟比長坐於左壟畢出而

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則民旣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以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家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學學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于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后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

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大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邑四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隄

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菜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隄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夫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芟舍以苗秋治兵以禡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率二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連卒比年簡車徒卒正三年簡輿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土

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法也上過渭橋有人
在橋下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訊之曰遠縣人
也聞蹕匿橋下久已為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釋
之奏犯蹕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即
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釋之奏曰法者天子之所與
天下共之今如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
今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措其足乎上曰
善廷尉當如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者下
廷尉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
欲置之族矣釋之曰法如是足矣而有萬一愚人取
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上乃許之曰廷尉當

如是也釋之以議法公平甚重於朝廷嘗公卿大會
立庭中有王生者年老矣善為黃老言以處士召見
顧謂釋之曰為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既罷或以責
王生王生曰吾老矣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
廷尉方為名臣故使結鞶欲以重之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寇邊以十四萬騎入蕭關
殺北地都尉 卬遂至彭城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起烽火通甘泉上遣王將軍屯隴西北地上
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
渭北單于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車令賜吏卒
上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止之乃止東

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內史樂布皆爲將軍擊匈奴
出塞師還時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年七十餘
矣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趙人上曰吾
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謂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
鉅鹿下吾每餒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父老知之
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趙時爲
將卒善廉頗臣父爲代郡將時善李牧故知其爲人
也上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爲將豈憂匈奴哉唐
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
公衆辱我獨無閑處也何以言之吾不能用也唐謝
因對曰臣聞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自闔

以內寡人制之自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
於外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牧乃得展其
智力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距韓魏
當此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殺李牧
是以爲秦所滅今臣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之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月七殺牛以饗士卒軍人是
以匈奴遠遁不敢近雲中之塞虜嘗大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傷殺甚衆上功幕府誤差六級文吏以法繩
之陛下下之吏削爵罰及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
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由此言之陛下雖得

前漢書卷八
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至景帝時爲楚相卒爲名臣

荀悅曰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

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主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上方憂匈奴太子家令晁錯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山林積石山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平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易相遠山谷幽澗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二不當一藎竹蕭草木蒙籠枝葉接茂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卑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多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千同甲不堅密與袒楊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

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此四者兵之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畢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此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驟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小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將之即有阻險則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技橫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上嘉之而賜璽書寵答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聞之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上言云遠方之士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之者令室家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其外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山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國造籬落先爲屋室次其田器及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

募以一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裳廩食能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
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
下之人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
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虚
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
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之築室家有一堂兩內

門戶之開閉置器物焉民至者有居作有所用此民
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之致醫巫以救疾
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卹墳墓相從室家
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
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
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率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
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於射法出
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
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則聲相知
足以相救晝戰則眼相見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
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

春三月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
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
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言秦爲水
德從所不勝漢當爲土德其符當有黃龍見丞相張
倉好律歷以漢爲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
言非是以罷之於是從倉議色尚外黑內赤以此從
水德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爲博士從土
德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
秋九月舉賢良直言上策之曰有司舉賢良明於國

家之大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二三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
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
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
著之於篇朕親覽焉太子家令晁錯對曰臣聞五帝
神聖其臣莫能過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
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昭以
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虫草木諸產皆
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天
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臣主皆
賢故合謀相附政達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動衆使民出於人情而後爲之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國任之以政五霸之佐謹身履法奉公無私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與利除害明賞慎罰直言極諫補主之過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此人臣極諫直言之功也臣聞秦之衰世任法戮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欲無極法令煩僭刑罰暴酷姦邪之

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上下瓦解內外咸怨故絕嗣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擢爲太中大夫齊王肥薨無子國除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色若人冠冕焉天下此瑞宜立祠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始作渭陽五帝廟同宇五殿五門各如其帝色上親郊祀有輝光然屬天於是拜平爲上大夫五月分齊爲六國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將閭爲齊王志在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賢爲淄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立淮南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

江王建成侯良薨無後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
壽新原平令人獻之詐言闕下有神玉氣令天下大
酺是歲淮陽相申屠嘉爲御史大夫

後元年冬十月新原平詐發覺遂謀反誅夷三族春
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二年夏上幸雍還幸棧陽宮六月代王叅薨匈奴和
親八月戊辰丞相張倉旣免相年老口中無齒以女
子爲乳母年百餘歲卒著書八十篇言陰陽律歷事
蒼之妻妾百數人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開
封侯陶清翟爲御史大夫有天狗下梁野天狗如大
流星有聲在其地類狗光炎如火照數頃地

三年春正月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
田山水出流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
殺三百餘人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諸官
奴婢爲庶人上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六月齊城門下
有狗生 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車騎將
軍李勉屯飛狐口將軍蘇隱屯勾注將軍張武屯北
地周勃子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將軍劉禮次霸上將
軍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單于退遠上自勞軍至霸上

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軍以下出入以騎送迎拜謁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執銳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曰天子將至軍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召將軍亞夫曰吾欲入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尉謂車騎曰將軍令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之改容式車使人稱詔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爲中尉上戒太子曰即有急緩周亞夫可任將軍夏大旱蝗令諸侯無入

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庫以賑貧民令得買爵

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封竇廣國爲章武侯拜中軍尉周亞夫爲車騎將軍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蓋聞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喜生而惡死皆厚葬以破其業重服以傷其生吾甚不取且朕以不德獲保社稷託君王之上二十餘年當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永惟年之不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終時復供養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悲哀之有其令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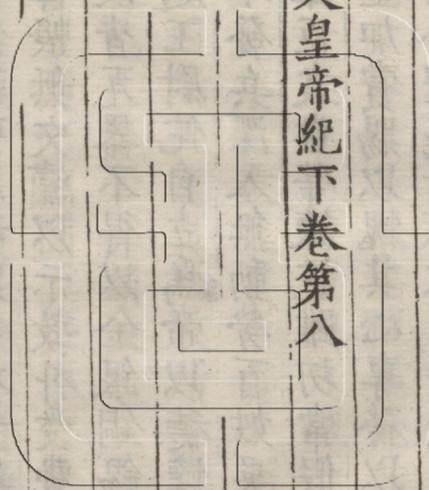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當給桑事服臨者皆無跣足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無得擅哭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此數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宜因其故無有所改所幸慎夫人已下至少使得令嫁已巳皇帝葬霸陵

荀悅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乙卯故韓王信之子頽當及孫嬰率其衆來降封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絺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爲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勳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机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爲漢太宗甚盛矣哉揚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亞

夫之軍令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云爾

前漢孝文皇帝紀下卷第八



前漢孝景皇帝紀卷第九

荀悅

皇帝丁未即位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值尾箕末至牽牛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孝文皇帝德厚侔於天地利澤施四海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奏昭德四時之舞丞相嘉等奏尊孝文廟爲太宗奏昭四時之舞令郡國皆立太宗廟四時舞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夏六月御史大夫陶青翟使匈奴結和親五月令民田收半租太中大夫任成周仁爲郎中令爲人陰重不泄衣敝不飾甚見親信上自幸其家者再賞賜甚厚仁常固讓諸侯羣臣贈

遺無所受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春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闕爲臨江王余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晁錯貴幸穿太上皇廟墻垣爲舍門嘉奏請誅錯自歸上上曰此非真廟垣又我使爲之錯無罪嘉曰悔不先誅錯爲所賣遂歐血而死嘉爲人廉直初鄧通侍文帝有慢嘉曰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若往吾今召若通至嘉責之曰朝廷者乃高皇帝之朝廷

通小臣乃敢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赦文帝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通乃得免秋八月丁巳御史大夫陶青翟爲丞相左內使晁錯爲御史大夫封蕭何曾孫嘉爲列侯先是嘉兄則有罪失侯梁王來朝上與讌飲太后前上從容言萬歲之後傳於王詹事實嬰者太后從兄子進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法矣陛下何得傳梁王太后怒絕嬰屬籍遂免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本志曰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七國將反之應也十有一

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鬪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
泗水中死者過半十有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本志以爲金沱水也吳地以船爲家天戒若曰國家
將傾覆矣春正月淮陽王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
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熊渠
皆謀反初上爲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
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
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
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乘諫曰夫以
一縷之絲系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
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以君所爲危於累卵難

於上天若變所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
之壽弊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
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
所大惑也陽亦數諫吳王不聽乘陽皆去遊梁晁錯
說上曰吳王驕恣陰有逆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其反遲而禍大於是楚
趙有罪先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爲使者自見膠西王
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吳
王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小兒年十四
亦爲士卒先諸君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小兒等皆發
移書郡國曰漢賊臣晁錯侵奪諸侯地陛下多疾志

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敝國雖小精兵可得五十萬人南越分其卒半以隨寡人寡人又得三十萬趙王固與胡王有約寡人節衣食積金錢修甲兵聚糧食夜以繼日至今三十余年寡人金錢布天下諸侯王日用之不能盡令人有能得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邑萬戶以城邑降者封萬戶若率萬人降者如大將軍科他皆以差受爵吳楚反書上聞晁錯議欲令上自將兵身留居守計未定錯素與袁盎有卻錯言盎前爲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此是欲請治盎計未定盎密聞之乃夜因告竇嬰求見上言吳所以反故錯方與上調兵食上問盎盎對曰吳王無

能爲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吳無能爲也盎對曰吳王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王若得豪傑亦將轉而爲義則不反矣吳之所誘者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反錯曰盎萊之善上問計將安出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意甚恨盎對曰吳楚言晁錯擅削諸侯地故先共誅錯復其故地而罷兵今計獨有斬錯發使使吳楚七國赦其罪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遂從其計斬錯東市拜盎爲太常使使至吳吳王曰吾欲爲東帝矣即劫盎

使爲將盜不聽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欲殺之
初盜爲吳相時從吏私盜姦盜侍婢吏懼而盜馳自
追之遂以侍婢及侍兒賜之及見拘從吏適在守盜
位爲司馬乃夜與盜俱亡而還枚乘獻書諫吳王曰
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
東當六國之鋒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要荆軻
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滅六國而并天下何則
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
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地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夫佞諛之臣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資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齒利劔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
職諸侯責先帝之遺詔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
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可十得其
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
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
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逼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
里之內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左右兵不得下壁

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吳王不聽二月辛巳朔日有
蝕之邯鄲有狗與豕交本志以爲趙王勃亂失類外
交匈奴似犬豕之行也絳侯周勃子亞夫爲太尉將
三十六軍擊吳楚竇嬰爲大將軍賜金五十斤嬰陳
金廡下軍使過輒令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嬰屯兵滎
陽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太尉至霸上趙
涉以布衣遮道說太尉曰吳楚聞將軍出兵必置伏
兵姦人於滎澠阨塞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
從此右關去趣藍田出武關指洛陽不過差一二日
直入武庫擊桴鳴鼓諸侯聞之以將軍從天降而下
也亞夫從之已而使之搜郟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

涉爲護軍亞夫旣至洛陽見劓孟喜曰七國舉事而
不用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孟者洛陽人爲任俠行似
魯朱家亞夫問故父客鄧都尉計策安出對曰吳楚
兵銳甚難與爭鋒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
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勿與戰使輕兵絕淮
泗之口斷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以全制其
虛吳必破矣從之吳攻梁梁王急請救亞夫亞夫不
往梁王上書請救上詔亞夫救梁王亞夫不奉詔堅
壁昌邑而使其淮泗口兵絕吳餉道楚乏糧挑戰亞
夫終不出夜軍中驚而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
夫堅卧不起有頃乃自定矣吳夜攻管壁東南亞夫

前漢紀卷六
使爲備西北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旣饑乏
乃引兵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是時弓高侯韓
頽當爲將軍擊吳楚功冠諸侯吳王棄軍與壯軍數
千人亡走江南保丹徒遂三月吳楚平越人斬
吳王頭以降吳之圍梁也梁將張羽韓安國距之羽
能力戰安國能持重故吳兵不能進楚王戍軍大敗
自殺戍初與吳通謀大中大夫申公白公諫不聽胥
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初魯有穆生及申公白公
皆與元王俱學詩於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
元王常禮此三人穆生不飲酒常爲設醴及王戍一
朝失不設醴穆生將去申公白公止之曰不爲先王

平穆生曰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
之是亡道亡道之君胡可與久處易稱知幾其神乎
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而去申公白公獨留
故及於難膠東膠西濟南留川趙王皆伏誅徒廣川
王爲趙王初七國反連齊齊王城守留濟南膠東淄
川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使於天子天子
令還報齊堅守路中大夫還三國將劫而與之盟令
反其言曰吳已破漢矣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
言漢發兵百萬使太尉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必堅
守三國之兵殺之齊被圍急陰與三國約未定會路
中大夫至復堅守漢將聞齊初有謀欲擊齊齊王將

閭懼自殺上以齊迫脅非其罪乃立其太子壽為齊王濟北王志亦初與諸侯通謀後乃堅守聞齊王自殺而得立嗣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蠆止之因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當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勢不足以扞寇雖墜猶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全其君春秋賢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嚮使濟北先見情實則吳必先屠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山東之從結而無却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徒衆而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厲節堅守不下使吳失據而無助跬行而獨進瓦解土崩敗而無

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猶羔犢而扞虎狼也守職志不撓可謂誠一矣功議如此尚見疑於上願大王詳思惟之梁孝悅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留川徙衡山王為濟北王吳之反也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故謚曰貞王徙廬江王賜為衡山王初吳楚使至淮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主必應之臣願為將王屬之兵相因守城而距吳楚會漢救兵至故淮南王得以完全初晁錯改制削諸侯地錯父從潁川來諫止之錯曰不然社稷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遂歸去之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乃服藥而死後十餘日吳楚反晁氏族

矣初謁者僕射鄧公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吳楚反聞晁錯死兵罷否對曰吳楚為謀數十年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晁錯患諸侯強大故請削之以安京師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復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夏六月立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初諸侯得自除吏御史大夫已下官屬擬於天子國家唯置丞相黃金印自吳楚反之後奪諸侯權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日相銀印其後惟得衣食租稅而已貧或乘牛車時樂布有功封歙侯為燕相有治迹民為之立生祠立

皇子湍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徙淮南王余為魯王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國也非年十五有才氣吳之反也非上書請擊吳上賜非將軍印吳破以軍功封賜天子旌旗

荀悅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勲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七

月臨江王闕薨謚無子國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邑錢戶二十萬遣公主妻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有二月雷雨霖秋九月皇后薄氏廢皇后薄太后兄女上為太子時太后取以配上無寵無子故廢梁王來朝上使乘輿馳駟馬逆梁王於闕下入則侍帝出則同輿梁王侍郎謁者著金貂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無異居其國驕僭營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招延遊士四方並至梁王親而有功太后少子愛之太后心欲以

為漢嗣大臣素盜等十餘人議於前不聽梁王怒之陰使人刺殺盜其餘人未得上疑梁王所為先是齊人公孫詭羊勝多奇邪計初見梁王梁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將軍常為王內謀上使使案梁捕勝詭勝詭等自殺上召故雲中太守田叔使案梁王具其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為事也今梁王不就誅是漢法不行也若其伏法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善之以為魯相枚乘鄒陽數諫梁王不聽及梁王事急梁王賞賜千金令求方略士齊人王先生多奇鄒陽往見之王先生曰必見王長君長君者王夫人兄也陽發悟於心遂見長君曰竊聞長君女

第幸於後宮而長君行迹多不順道理今梁事既窮
竟梁王恐誅此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側目切齒
於貴臣恐長君危於累卵長君誠爲上言之得無竟
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女弟幸於兩宮金城
之固也昔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有庠
仁人之於兄弟也不含怒不宿怨厚親愛而已魯公
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春秋
以爲失親親之道以此說天子僥倖梁事得不奏長
君曰敬諾入言之及梁內史韓安國亦因長公主解
說梁王卒得不治初陽爲勝詭所讒王因囚之將殺
之乃從獄中上疏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

以然今定虛矣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
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
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信不喻於兩主豈不哀哉今
臣盡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王人獻寶楚王誅
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
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然後改楚王胡
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
成亂是以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
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者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以闇投之人莫不按劍而怒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竒而爲萬乘之器者以左右
先爲之容也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
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折脅於魏
卒爲應侯此二人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
特之交故不能自免於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皆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百里奚乞食於路秦穆公授之以政甯戚飯牛車
下齊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假譽於
左右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
惑於浮辭哉是以聖主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

多之口獨化於陶鈞之上而觀乎昭曠之道臣聞威
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今
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
迴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窟穴巖石之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趣闕下者哉
書奏梁王梁王立出之以爲上客枚乘以數諫吳王
上拜乘弘農都尉乘久爲諸侯上客不樂爲郡吏後
患免遊於梁田叔旣至魯魯民以王取財邀相自言
者百餘人叔取渠率少筮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
自言王王慙乃取中府錢令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
之今令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王好遊獵叔常

從王輒休相就館叔坐苑外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
王以故不復出遊

七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日有蝕之春正月皇太子榮
廢爲臨江山王榮者帝長子栗姬之子常囑諸子
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素怨言不遜上乃廢
姬及太子栗姬以憂死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
立皇后王氏初皇后嫁爲金王孫妻其母藏兒卜相
之當貴乃奪金氏而內太子宮王后方姓身夢日入
懷遂生男丁巳立膠東王徹爲太子實王皇后子也
中尉衛綰爲太子太傅綰太陵人也爲人謹慎敦厚
上爲太子時常召文帝帝左右近臣飲酒綰獨稱疾不

行及上即位將幸上林詔綰參乘上謂綰曰今君知
所以參乘乎乃我爲太子時召君不來故文皇帝有
遺言曰綰長者善遇之六月乙巳丞相陶青翟免太
尉周亞夫爲丞相是歲太僕周舍爲御史大夫
中元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周昌孫荀
爲列侯

二年春令諸侯王薨及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
謚誅筴列侯薨及諸侯王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
誅筴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列
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立嗣其葬國得發民
輓喪穿復土治冢無過三百人事畢春二月臨江王

榮坐侵宗廟墻垣爲官上徵榮臨江官屬祖榮於北
門外升車軸折父老泣曰我王不還矣至邳王詣中
尉邳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有鸞數千萬頭銜
土置冢上百姓怜之無子國除邳都河東人也爲人
剛勇而有氣公廉常稱曰背親事君固當奉節死職
終不顧妻子矣嘗從止入上林賈姬在厠野豕入厠
上目都都不行上欲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
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還豕亦
不傷賈姬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之
貴戚宗室側目而視號曰鷹是時濟南閻氏三百餘
家豪猾放縱二千石莫能折也及都爲濟南相誅閻

氏首惡郡中震慄道不拾遺旁十餘郡畏都如大府
後爲鴈門太守匈奴不敢近鴈門胡王爲偶人像都
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中以法帝欲釋之
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是時竈成周陽
由此皆嚴剋爲治成爲濟南都尉邳都爲前後都尉
皆步入府門因吏謁見如縣令及成至直凌都出其
上然都素聞其聲亦與結歡後成爲中尉其治放邳
都其庶弗及也自此之後吏治多放成由者已及時
季布弟季心亦任俠立然諾作氣蓋關中方數千里
士爭爲之死心爲中尉司馬邳都爲中尉不敢加也
夏四月有星孛於西方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

東王秋七月更郡為太守尉為都尉九月封楚趙傳
相死事者四人子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有一月罷諸侯王御史大夫官夏四月旱
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方戊戌晦日有蝕之既丞相
周亞夫免御史大夫周舍為丞相立皇子乘為清河
王太子太傅衛綰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夏蝗秋赦天下徙作陽陵者
死罪欲腐刑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
爵一級秋八月巳酉未央東闕災九月詔曰獄者人
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諸獄疑雖文致於法人心不

厭者輒讞之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十有二月定鑄錢偽黃
金法棄市令春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武薨謚曰孝
王時梁王北獵梁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為牛禍
思心務亂之咎也乃分梁為五國盡封梁孝王男五
人女五人皆食湯沐邑五月丙戌立梁孝王子明為
濟川王勗為菑川王彭離為濟南王定為山陽王識
為濟陰王不疑為衡山王詔令吏二千石車朱兩輪
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輪詔有司減笞法自除肉刑
之後笞五百三百多死者故定律笞五百曰三百
三百曰一百猶尚不全又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

宜定榘令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大半寸皆平其節
當斲者不得更人斲畢一人斲乃更人自是斲者
得全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威酒泉邑入上郡取苑
馬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詔曰獄者重事也其疑獄有令讞
之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王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五月地震
秋七月丙午丞相周舍免乙巳先晦一日日有蝕之
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直不疑爲御
史大夫不疑南陽人也好黃老術隱名迹初爲郎其
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

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還乃知之或毀不疑淫媿不
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矣吳楚反時爲將軍封塞
侯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時爲父買尚方工官甲稍五
百枝可以葬者取庸治之不與顧直庸怒而上變反
告之事連亞夫召至廷尉責問君侯欲反邪亞夫曰
臣所買乃葬器何謂反乎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
反地下耳初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及至
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死亞夫爲河內太守許負相
之曰君侯三年爲侯八年爲將九年爲相貴重於人
臣無二其後當餓死縱理入口餓死法也居三歲兄
勝有罪免文帝封亞夫續絳侯後盡如負言上欲廢

栗姬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是疏之而梁孝王以吳楚之圍怨亞夫不救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欲封其兄王信上謙讓不許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不得侯及死其子彭祖乃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之上默然遂不封

荀悅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爲典未可通也匈奴徐盧等五人

降上欲封之亞夫曰彼背其王陛下何以責人臣守節哉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之

荀悅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則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上常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噐無齋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掌席者取箸亞夫前食既出上目送之曰此快快非少主之臣也亞夫以數忤上意故得罪也

二年冬十月詔省列侯之國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以歲不登禁食馬粟食馬粟者没入之封皇后兄王信爲孟侯夏四月詔

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能不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以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常有畜積以備災害強無凌弱衆不暴寡耆老以壽終孤幼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爲吏以貨賂爲市盜奪百姓侵侮萬民縣丞長吏縱姦法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自漢初務勸農累世承業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億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

實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官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仁義興焉

三年春正月詔萬民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詔曰高年者人所尊敬鰥寡孤獨者人所哀憐也其令八歲以下八十以上及孕子未乳當鞫繫者無訟繫之甲午帝崩于未央宮遺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民戶百錢出官人復終身

讚曰本紀稱周泰之弊密文峻法而姦不勝漢興掃除苛政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

卒萬人罷死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
徵魯申公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
對曰爲治者不致於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拜爲太中
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者而竇太后好黃
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至上即位乃崇
立太學矣

二年冬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免御史大夫趙
綰郎中令王臧下獄死蚡嬰綰臧皆同心欲興太學
建立明堂以朝諸侯而嬰請無奏事太后又罷竇
氏子弟無行者絕屬籍故謗毀日至竇太后怒皆抵
之罪明堂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三月已

未太常許昌爲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
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河內郭解在徙中衛
將軍爲言解家貧不應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
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徙諸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
睚眦上崖下柴觸死於塵中者甚衆藏匿亡命攻剽作姦
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箕
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聽乃陰使吏
脫其徭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弟子與人爭不直人
殺之自歸解解曰吾見不直公殺之故當縱之諸公
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其間以十
數人不能和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聽命解夜至

前漢紀卷一
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邑中權乎
且須士大夫復居其間乃聽之其居家夜過半後門
間住車嘗十餘乘有與解忤者少年輒爲報仇不使
解知也解兄子爲解殺人爲其家人上書自訟之又
殺之闕下上捕解解亡過臨晉籍少翁少翁素不知
解然慕其名送之出關自殺以絕口語其得人率如
此豪賢知與不知聞聲爭與交歡後捕得解所犯皆
在赦前後有謗毀解者客殺之斷其舌解實不知有
司奏解無罪時公孫弘爲丞相以爲解布衣以睚眦
殺人雖不知甚於知遂族之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

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
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
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
謂之遊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
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
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
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
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
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
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
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

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節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騁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爲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主

於爲詐給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
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
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辨絕淫智放百家之
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
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
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
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
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
化成矣

三年春河水決溢於平原大飢人民相食賜茂陵徙
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秋七月有星孛
於西北濟北王明廢遷房陵坐殺太傅中尉閩越圍
東甌告急上以問太尉武安侯田蚡蚡以爲越人相
攻其常事也又數反覆不煩中國自秦時棄之不內
屬有詔太中大夫嚴助詰蚡曰但患力不能救德不
能覆誠能何棄之且秦時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乎
今小國以窮困告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所至
閩越走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起上林苑時上使太
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塾屋以東宜春以西北至阿
城屬之南山隄封頃畝價直欲除以爲苑侍郎東方
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應以福驕盈奢靡天應
以禍豐鄙之間號曰土膏其價畝直一金規以爲苑

上乏國之用下奪農桑之業不可一也盛荆棘之大崇虎狼之墟壞民冢墓發民廬舍令幼小懷土而思耆老流淚而悲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馳騎逐東西車輦駕南北有深溝大渠險阻之危不可三也務苑囿之大不卹農時非所以強國富民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上乃賜金百斤拜爲太中大夫然猶起上林苑朔字曼倩平原人也好學稱爲滑稽年二十三初爲郎中上書自稱待詔公車奉祿薄朔謂侏儒曰上欲盡殺汝侏儒大恐皆叩頭號泣上召問朔朔對曰侏儒長三尺臣朔長九尺三寸

俸祿正等侏儒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祿不可用罷之無但虛索長安米也上大笑使待詔金馬門稍稍親近之上置守宮於盆下使筮者射之莫能中朔自請布卦射之曰臣欲以爲龍復無角臣欲以爲蛇復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此非守宮當是蜥蜴上曰善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優郭舍人等曰朔幸中耳乃復覆置樹上寄生於盆中曰朔知之榜臣百不中賜臣帛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朔果不能中朔曰濕肉爲膾乾肉爲脯樹上爲寄生盆下爲窶朔乃榜舍人百朔對問響應權變鋒出文章辭令橫無窮上頗倡優畜之然而時發

忠直之言極諫尤亦以此異焉朔因設客難已用位
卑以日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
仕於吳默然無言者三年吳王怪而問之曰可以談
矣先生伏而唯唯王曰可以談矣先生曰於戲可言
乎哉談何容易王曰何為其然也寡人將聽焉先生
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
臣者皆盡忠極慮將以為君之榮除君之禍也然以
蒙不辜之戮為天下笑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
身陰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於上快耳目之欲以苟
容為度而見親近故宗廟崩弛國家丘墟夫卑身體
賤悅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王上之治即志士

仁人不忍為也儼然而作矜莊之貌深言直諫上以
拂人主之邪下以除百姓之害則忤於時主之心離
於衰世之法故養性愛命之士莫肯進也遂隱居深
山以詠先聖之風是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後
世稱其人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瞿然易容為坐而聽之先生曰昔伊尹負
鼎於湯太公釣於渭濱而遇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
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故能誅暴亂摠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而王業興矣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
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默然俛
而深思仰而泣曰嗟呼殆哉余國之不忘也縣縣哉

聯聯哉於是立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而德
惠施仁義恭儉節約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
聲遠佞人省庖廚去奢靡卑宮室壞苑囿填池塹以
與貧民開內藏以資貧乏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
刑罰行此三年陰陽調和萬物咸宜國無災害之變
民無飢寒之色蓄積有餘囿圉空虛鳳凰來集麒麟
在郊遠方異俗慕義向風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
易見然而人主莫肯爲也悲夫是時上以安車蒲輪
迎枚乘乘年老道死而乘子臯亦以談說能爲辭賦
得幸比朔上好自擊熊豕郎中司馬相如從上獵長
楊長卿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烏獲捷言慶忌勇則賁育然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
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羣
之獸駭於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轆馬
不及旋踵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而不及
用枯木朽株盡爲患難矣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矣豈不殆哉雖曰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
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
檄之變況涉乎豐草馳乎丘墟前有利獸之樂內無
存變之計其爲害也不難上善之相如字長卿蜀郡
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
置酒請令并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孫寡女字文君

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夫妻酤酒臨
邛卓王孫耻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財物遺
文君而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或對曰司馬相如所作也上驚乃召相
如復奏上林賦拜為郎中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美
卒歸之於節儉因託以諷焉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四年夏有氣赤如血六月旱秋七月有星孛於東北
江都相陳人鄭當時為內史每朝候上閑未嘗不言
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名士常以為賢於己祿賜盡以
饋士大夫家無餘財賓客甚盛及中廢賓客衰落先
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復廷尉客復往翟公大板署其門曰一生一死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冬十
月地震是歲武強侯嚴青翟為御史大夫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行半兩錢罷三銖錢
初置五經博士博士本秦官掌通古今員至數十人
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
郡國有好文學敬鄉里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補弟
子一歲輒課通經一藝補文學掌故高弟為郎中其
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是時
廬江人文翁為蜀郡太守其為人愛學好教化見蜀
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

輒給資用令詣博士受業還皆以爲右職用察舉之
又修起學宮於城中學者復除徭役常選學宮童子
所在便坐受書每事常出入行縣益從諸生明經修
行傳教出入縣邑見而榮之由是蜀邑大化學者比
齊魯焉郡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夏四月平原君薨
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薨清河王乘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
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
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
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而正者云爾時太

中大夫主父偃素妬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
吏當死詔宥之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應也五月
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未丞相許昌免武安侯田
蚡爲丞相有星孛于東北方秋七月有星出于東方
長終天本志曰是爲蚩尤之旗以彗星而終後曲見
則天子征伐四夷之應也閩越圍南越南越守天子
約不敢發兵上遣大司農韓安國帥師出會稽大行
王恢出豫章救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國
斷髮文身之人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之自三代
之盛明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服也以爲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內甸服封外

侯服侯外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之勢異也
越人名爲蕃臣實不給給事自相攻擊耳陛下以兵
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故數反覆非一
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國兵革無時得息也間歲
以來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舉輪而踰嶺
拖舟而入水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又多蝮蛇猛
獸夏月暑時則生吐泄霍亂之病曾未接兵死傷者
必衆多或以越人衆兵強能作難邊地臣竊聞之與
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隔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絕
內外也其入中國必先下嶺水嶺水之山峭峻漂石
破舟不可大船運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由於干

界內積糧食而入山伐材治船邊地守候城使謹防
越人有伐材輒收捕之焚其積聚雖百越無奈邊城
何也臣聞越卒不下數十萬人所以入者五倍乃足
挽車奉餉不在其中且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中國之人不知
其地勢不能服其水土雖有強兵百不當一臣安竊
爲陛下重之臣聞閩越王弟甲殺其王甲以誅死其
民衆未有所屬陛下若欲納之中國遣重臣臨問存
卹施德垂賞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用之則
斷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侯王此必委質爲蕃臣矣
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

頓一戟而威德並行天下歸服今以兵深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竄深入阻險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留而守之卒勞糧乏丁壯從軍老弱饋餉男子不耕婦人不織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萬民苦於兵事逃亡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秦時嘗使尉他屠睢擊南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彌久士卒勞倦越人乃出擊之秦師大敗乃發兵戍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疲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天下之人皆不聊生逃竄相聚羣爲盜賊是故山東之難興矣兵者凶器也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

變故姦邪從此始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盛德之天子伐小蠻夷而猶三年言用兵之難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冢八藪爲園江漢爲池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入足以供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宸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莫不響應使元元之民皆安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若太山而四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煩汗馬之勞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是時兵已出未逾五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罷兵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帥之功乃遣嚴助喻淮南之意且諷切南越南越頓首遣太子

隨助入侍是時嚴助薦邑子朱買臣爲太中大夫買臣因說東越王故居泉山一夫守險千夫不能上今更徙南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舟列騎席卷南行必破滅也上即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之曰當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還故鄉富貴於子如何買臣頓首謝也既到郡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東越大破有功初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吟詠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耻之而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苦其妻恚曰嘻公終餓死耳何以報我遂改嫁其後買臣嘗負薪於墓間故妻與其夫俱上冢以爲得志

見買臣飢寒呼飲食之後數歲爲會稽太守故妻與其後夫治道甚窮乏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中給衣食經數月妻自縊死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黯字長孺東郡人也好直諫上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變色而罷朝羣臣共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者順意陷主於不義乎自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見黯必冠上嘗在武帳不冠望見黯奏事避入幃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南越人相攻黯爲中謁者使越不至而報上曰越人相攻其常俗也不足勞天子之使者河

內失火燒千餘家使黥視之還曰人家屋相埒相連
乃不足爲怪臣憂有甚於此者憂河內飢民相食臣
謹以按節發河內粟以賑飢民請受矯制之罪上賢
而赦之上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
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威四夷守城廓愛百
姓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
近之矣御史大夫嚴青翟免大司農韜安國爲御史
大夫

前漢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

